國語正義

國語正義卷第五

歸安董增齡撰集

魯語下

叔孫穆子聘於晉（解）穆子魯卿叔孫得臣之子豹也（疏）解穆子至子豹○史記魯世家正義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成十七年僑如出奔齊魯人召豹于齊而立以爲卿故爲大聘之使也晉悼公饗之（解）以饗禮見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解）及至也悼公先爲穆子作肆夏文王各三篇而不拜至作鹿鳴之三篇而後拜樂三也晉侯使行人問焉（解）行人官名掌賓客之禮傳曰韓宣子使行人子員問焉曰子以君命鎭撫

敝邑(解)鎮重也撫安也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解)腆厚也稱從者謙也不腆之樂以節之(解)以樂節禮也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解)大謂肆夏文王細謂鹿鳴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解)況賜也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解)金奏以鐘奏樂也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周禮鐘師掌以鐘鼓奏有九夏元侯牧伯也鄭後司農元九夏皆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疏)夫先樂至遏渠○周禮鐘師鄭注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賈疏

此卽鐘師自擊不編之鐘凡作樂先擊鐘故鄭云金奏
擊金以爲奏樂之節也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
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者襄四年傳杜祇注同劉光伯
規杜曰文王之三郎文王是其一大明縣是其二鹿鳴
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
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爲
肆夏之別名若樊郎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孔頌逵申
杜義曰肆夏之三凡是肆夏以下有三故爲韶夏納夏
凡爲三夏但此三夏各有別名故國語謂之繁遏渠是
一字以當一夏若直云金奏繁遏渠則三夏之名設而
不頌故繁字上特以肆夏冠之案周禮鐘師杜子春社
肆夏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
鐘師鄭康成注引呂叔玉曰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
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
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
也遏止也言福祿止于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爲王道之
大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宏嗣不從子春叔玉
者蓋肆夏繁一也遏二也渠三也是三夏由名非頌篇
也時邁一也執競二也思文三也是周頌詩名非樂曲

也二者判然不相合故引鍾師鄭司農注九夏皆篇名頌之類也司農既言頌之類不得郎以頌當之司農又云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者孔穎達曰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賈公彥曰樂崩在奏始皇之世隨樂而亡頌內無故云頌不能具也是章解用鄭司農義也徐養原曰九夏皆金奏之樂有聲無辭先鄭注樂師肆夏采莽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蓋有詞曰逸詩無詞曰樂名篇疑九夏皆總名每夏不止一曲繁遏渠三者皆肆夏之曲名猶鹿鳴之三屬小雅文王之三屬大雅也內傳云三夏謂肆夏之三曲非謂九夏中之三夏也九夏各有所用恐無連奏三夏之理此傳於繁遏渠則冠以肆夏以鹿鳴文王不言大雅小雅者殆以肆夏及大雅俱不拜而肆夏允大故鄭重言之乎○天子至元侯○襄四年傳杜注元侯牧伯疏引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注牧謂諸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于諸侯也伯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也伯長諸侯為方伯也然則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詩小大雅譜疏元長也謂諸侯之長牧伯與上公則為大國

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爲元侯則其餘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非元侯也故總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穆叔引此者明非元侯不敢當此樂也

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解】文王大明緜大雅之首文王之三也此三篇皆美文王武王有聖德天所輔祚其徵應符驗著見于天乃天命非人力也周公欲昭先王之德于天下故兩君相見得以爲樂也

【疏】大歌至之樂○周禮鍾師疏天子享五等諸侯升歌大雅合小雅五等自相享亦與天子享已同詩小大雅譜疏衆其正所當用者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肆夏國君以小雅而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襄十一年傳歌鍾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文不須復云金奏依直云歌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云三篇皆美文王武王有聖德者詩序文王言文王受命作

周大明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伐紂綠言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文武有是德故天右而助之用之於兩君相見者使後世諸侯聽其樂如見文武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肆業及之故不敢拜〔解〕肆習也以爲樂人自習修其業而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解〕伶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竹爲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詩云簫管備舉〔疏〕今伶簫詠歌○呂氏春秋古樂篇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孔穎達曰洽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曰伶官云簫樂器編竹爲之者爾雅釋器大簫謂之言郭注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釋器又云小者謂之筊郭注十六管長尺二寸邵疏引通卦驗註云簫管形象鳥翼鳥爲火火成數二七生數二二七一十四簫之長由此廣雅云管大者二十四管北堂書鈔引三禮圖云雅簫長尺

四寸二十四彄諸家云簫二十四管郭云二十三管別有所据也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解〕嘉善也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是爲嘉善先君之好也〔疏〕夫鹿至拜嘉○襄四年傳杜注晉以叔孫爲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故穆叔以嘉善歸之君善則稱君之義也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解〕四牡君勞使臣之樂也章著也言臣奉命勞勤於外述敘其情以歌樂之所以著其勤勞也〔疏〕四牡至拜章○襄四年傳杜注詩言使臣乘四牡騑騑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蓋勞之正所以章其勤也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解〕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也皇皇猶煌煌也懷私

爲每懷靡無也言臣奉使當榮顯其君如華之色煌煌
然然既受命當思在公每人人懷其私於事將無所及
〔疏〕皇皇至靡及○襄四年傳疏此詩本意文王教出使之臣遠而有光華又當諮問善道於忠信之人今晉君歌此以寵穆叔穆叔敎謙以爲晉侯所教故云君教使臣下云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與詩本意異也誨
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解〕此六者皆君之所以教
臣也訪問於善爲咨忠信爲周言諏謀度詢必當咨之
忠信之人〔疏〕諏謀度詢○爾雅釋詁諏度詢並訓謀說文諏聚謀也特牲饋食禮不諏日說文慮難曰謀士喪禮度茲幽宅兆基舜典詢于四岳史記作謀于四岳孔穎達曰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諏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禮法所宜依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疎故次咨詢也
臣聞之曰
懷和爲每懷〔解〕鄭後司農云和當爲私〔疏〕解和當爲私○詩毛傳每

雖懷和也鄭箋和當爲私疏謂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雖有中和之言下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案此傳懷和爲每懷宏嗣據詩箋和當作私晉語姜氏引詩云每懷靡及下卽言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曰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累殿所微並以懷爲私懷之義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孔穎達曰鄭意所言中和非上每懷也此自是周忠信也言中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每懷也箋轉和以中毛非破和而駁傳故宏嗣卽據箋說也

咨才爲諏【解】**才當爲事傳曰咨事爲諏**【疏】解才當至爲諏○才當爲事者據內傳咨事爲諏之文或謂爾雅釋詁哉始也哉說文作才云草木之始也書云往哉汝諧張平子碑作往才汝諧才爲聘事之始故詩第二章先言之下謀度諏卽繼此而爲之者儀禮聘禮君與卿圖事卽諏也特牲饋食禮不諏日亦是謀祭之始則才正與諏符傣襄四年內傳疏引孔晁國語注材謂政幹也雖不破

才爲事亦不得訓爲始也咨事爲謀【解】事當爲難傳曰咨難爲謀咨
義爲度【解】咨禮義爲度度亦謀也咨親爲詢【解】詢親戚
之謀忠信爲周【解】言當咨之以忠信之人也詩云周爰
咨詢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解】六德
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疏】重之以六德○襄四年傳言臣獲五
善而此言重之以六德者孔疏引國語孔晁注既有五善又自謂無及成爲六德言自謂知無所及懷靡以問
知者此亦即是一德故爲六德也案六德皆受君之教而始知此亦是君之所賜故蒙上君況使臣之文而言
之若嘗解以諏謀度咨詢之外益以周爲六德則鄭康成明言已行五德當復問忠信之人上文韋解亦言當
咨之忠信之人則周當指使臣所就正之人不得以周歸使臣之身也孔晁周正確守鄭義不嫌與韋岐說也
季武子爲三軍【解】爲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

夙也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
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
爲三三家各征其一事在魯襄十一年〔疏〕爲三軍○襄十一年公羊
傳法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
事省上下卿各一襄公委政強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
年賦不供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官踰王制故
議之案中卿之名經傳無證且是時季孫之改制非襄
公之益官則公羊法之說非也杜預曰魯本無中軍唯
上下二軍皆屬於公行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
其民人故假中軍因以數作來杜言魯本無中軍此指
襄公初年言之若謂魯封國以來止有二軍者是與詩
閟宮鄭箋仍遵[illegible]所不故也○解將伯禽至而已○詩
閟宮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
百人言三萬者衆成數也孔疏料之曰凡衆大數皆舉
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人可數至四萬不應退減
其數以爲三萬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
年經書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

僖有三軍則作之當書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
書其實於時唯二軍耳案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伯禽
之業則伯禽至僖公中更考公煬公幽公魏公厲公獻
公眞公武公懿公伯御孝公惠公十二君費誓言三郊
三遂三郊郎三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小司徒凡起徒
役無過家一人據費誓所言魯明有三軍之制但舍於
惠公之前故經不書又襄十一年傳孔疏僖公復古制
亦三軍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上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
減爲二軍耳非魯衆不滿三軍也作三軍與舍中軍告
是變故改當卑弱公室季氏取國權專擅改作故史特
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強弱其衛或徵或減國史不須書
也詩疏糾鄭箋左傳疏遵鄭箋左傳疏爲是宏嗣云舊
有三軍是確守鄭箋義也○解武子至其一○錢大昕
引江永說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
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
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
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
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
公家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仍歸之公故哀公曰二吾
猶不足三家雖專亦唯食其采邑耳豈皆使通國之農

蕃爵已哉案桂法但言三分國民衆而不剖析兵農其說非也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解)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爲王卿士者也周禮軍將皆命卿詩云周公東征周公時爲二伯而東征則亦上公爲元帥也(疏)解師謂至之衆○周禮小司徒之法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出內六卿而大司馬之法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則師少而軍多然師之爲文从阜从帀以人帀阜爲衆之義故言軍固可兼帥而言師亦可包軍大雅械樸六師及之常武整我六師則軍固可以名師也○解公謂至卿士○周禮典命天子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或命此公卿入相王室則得服其在國之服衛武公入聽王政淇澳言會弁如星鄭箋言侯伯琪飾七是得服其七命之服若有征伐之事則只之司王朝之軍政召虎爲燕伯而帥師征淮夷仲山甫爲樊侯而帥師築齊城下至桓王時虢公林父將右軍將見於內傳此也由已國而入裏王政非本留王朝而末曾至

國也者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解）元侯大國之君也師三軍之衆也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承天子謂從王師以征不義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解）諸侯謂次國之君也有卿有命卿也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贊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解）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帥賦以從諸侯（解）賦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諸侯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

慝〔解〕征正也慝惡也今我小侯也〔解〕言小侯者削弱之日久矣處大國之間〔解〕大國齊楚也繼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解〕猶懼以不給見誅討也若爲元侯之所〔解〕之所謂作三軍元侯所爲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解〕言中者明已有上下軍也自是齊楚代討於魯〔解〕代更也襄昭皆如楚〔解〕襄襄公昭昭公也如楚朝事楚也事在襄二十九年昭七年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解〕及至也涇水名也濟渡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以救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無肯先渡者〔疏〕解涇水名○漢

書地理志安定郡涇陽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成十三年傳疏引杜氏釋例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涇水源出原州百泉縣西南笄頭山涇谷條笄頭山在今陝西平涼府城西南三十里

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解〕何益何益於伐秦之事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解〕業事也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它也〔疏〕穆子至其它○詩匏有苦葉疏引陸璣云匏葉少時可以爲羹又可淹煮極美今河南揚州人恆食之八月中堅强不可食故云苦葉言葉若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若不可食案詩言不可食不可涉喻以女有禮節不可相喻此傳叔孫引若葉不可食言但可供渡水而已志在

必濟卽無舟亦當厲揭矣此許叔向之請也賦詩斷章與詩本義異矣○〔解〕其詩至其它○詩疏鄭以此探涉謂深于先時則隨先時深淺至八月水長深於本故云深涉涉非深淺之名旣以深淺喻時則又假水深淺以喻下深字亦不與深涉同也爾雅釋水以衣涉水曰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李巡注濟渡也水深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孫炎注揭褰衣裳也以衣涉水濡褌也詩疏引論語鄭注及左傳服注皆云由膝以上爲厲者以褰衣揭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言遝水深淺期之必渡穆叔引此詩言己志在必濟也

叔繻遝召舟虞與司馬〔解〕舟虞掌舟司馬掌兵〔疏〕舟虞掌舟○呂氏春秋上農篇澤非舟虞不敢緣爲注云舟虞主舟官也

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其濟而已〔解〕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疏〕苦匏至而已○神農本草經苦瓠下品李時珍謂卽苦匏引陶宏景別錄曰今瓠忽有苦者如膽不可食非別生一種也

韓保昇蜀本草瓠郎匏有甘苦二種甘者大苦者小注機會編瓠有原種是甘忽變苦者俗謂以雞糞擁之或牛馬踐踏皆變爲苦案先知其苦種故留之霜後以待渡水之用若必嘗而後知其苦則破而不甚佩矣韓說是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賁五石吾爲其無用搢之莊子曰何不能慮以爲大鐔而浮乎江湖是佩匏可以渡水也

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解】詩以言志也【疏】魯叔至涉矣○穆子但引匏有苦葉之成語渾言匏甘苦也叔向指爲苦匏是傳成穆子之意也

具舟除隧不共有法【解】隧道也其具也舟虞具舟司馬除道法法刑也

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解】諸侯諸侯之大夫也以用也能東西之曰以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解】襄公魯成公之子襄公午也如楚者以宋之盟朝于楚也漢水名康王楚恭

王之子康王昭也疏及漢○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漢地理志引禹貢曰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顔注三澨水名在江夏竟楚都在江夏之西襄二十八年傳鄭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定四年傳蔡侯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是白諸夏適楚必涉漢也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爲一人也解叔仲昭伯魯大夫叔仲惠伯之孫叔仲帶也一人謂康王也爲其名與其衆也解名謂爲大國有盟主之名也衆略地多兵甲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解惠伯魯大夫仲孫它之子子服椒也姑且也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

【解】憚難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解】義楚非以楚有義而往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解】慶猶賀也喜猶福也鬬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芈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解】芈楚姓也嗣嗣世也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爲主者乎言必自當之故不可不往弔也王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解】執政令尹司馬也改易也子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解】言我爲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之後嗣臣子誰肯謂德不如先君者乎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解】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爲之舉動而往況已至漢聞喪而還其

讒言毀不輕侮之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解〕任當也由從也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其誰肯從已時而使諸侯有攜貳者乎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解〕說猶除也滋益也亟疾也言楚君求除其輕侮已者將急疾于前之人此讎不益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解〕懦弱也憚難也言楚人欲除其侮慢之恥不懦弱其執政之臣無二心以楚大讎爲毀作難其誰能待之待猶禦也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解〕走之也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

備平則可也(解)可可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閈季武子襲卞(解)方城楚北山卞魯邑也季武子襲之以自予(疏)解方城楚北山○水經潕水注潕水東北逕于東山西潕水之左卽黃城山也行水出黃城山東北逕方城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之間有小城名方城東北臨谿水寔此城致號之由因山以表名也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蓋於此也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比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卽此城之西南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北面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川門方城指此城也又水經汝水注葉縣南行方城山山有湧泉北流畜之以爲陂注又言醴水又屈而東南流逕葉縣故城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强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

鹵城也案方城自是山名酈氏采鹵城之說存舊聞也○解卞魯至自予○漢書地理志魯國卞縣顏注卽僖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者也水經泗水注泗水自卞而會于郯水案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內傳凡師輕曰襲杜注掩其不備也呂氏春秋悔過篇高注不鳴鐘鼓密聲曰襲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解伐季氏也言魯者季氏專魯國榮成伯曰不可解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名欒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解暱親也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解夙武子名也言夙取卞時魯人不違而從之是謂聽用其命必同心而守故言固也若楚之克魯解克勝也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

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解無亦亦也同類同姓也攘郤也言楚將自還其同姓于魯以取天下不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解予之以卞予武子也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解悛改也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解庸用也言公欲伐魯若人醉而怒今止若醒而喜也用何傷乎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解季冶魯大夫季氏之族子冶也逆迎也追而予之璽書解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璽封書也疏解璽印至封書○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

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淮南說林訓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高注龜紐之璽衣印也應劭漢官儀璽之施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唐六典引周書湯放桀取天子之璽置天子之座則夏已有璽名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璽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得用也孔穎達曰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注今之印章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解】此璽書之辭也公未言榮成子曰【解】恐公怒故先言也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解】利猶便也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解】隸役也謁告也子冶歸致祿而不出【解】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傳曰公冶致其邑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解】欺謂璽書言卞人將叛也能賢能也能

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解】享食也
虢之會【解】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在魯昭元年楚公
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解】楚公子圍恭王之庶子靈王熊
虔也時爲令尹先謂使二人執戈在前導也【疏】二人執戈先焉
○漢書五行志張晏注離衛者二人執戈在前也內傳
疏引士喪禮言君臨臣喪之禮云小臣二人執戈先二
人後後是知國君之行常有二執戈者在前也國君亦有
二戈在後此唯言前有二戈者當是楚公子圍不設後
戈也 故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解】歸生蔡大
師子朝之子子家也罕虎鄭大夫子罕之孫子展之子
子皮也穆子魯卿叔孫豹也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
夫矣【解】美謂服飾之盛抑君也【解】似君也鄭子皮因行

執戈之前吾惑之〔解〕惑疑怪也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解〕訓教也虎賁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在國則守宮門所以習武教也〔疏〕天子至武訓○周禮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解〕禦禁也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疏〕諸侯至災害○周官夏官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疏言旅見其衆言賁見其勇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解〕貳副也承奉也事使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解〕陪猶重也奔走使令也〔疏〕大夫至奔走○禮少儀貳車者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哀十六年傳孔

悝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杜注使副車還取廟主是也云陪猶重也者文十一年傳鄋瞞伐我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又鄋瞞伐宋彭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殆以鄋瞞長狄御右之外益以駟乘是駟乘即所謂陪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解有篡國之心也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久矣解若不見討必為篡不復久為大夫也夫服心之文也解言心所好身必服之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疏必文於外○洪範卜五鄭注謂雨濟圛蒙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先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蒙者色不澤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此皆見於外之文也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解不復為大夫以會諸侯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解郟敖楚康王之

子麇麇有疾闕縊而殺之葬之于郟謂之郟敖〔疏〕解縣有至

郟敖○昭元年傳縊也荀卿曰以冠纓絞之郟縣屬襄城案○史記秦本紀二世元年陳勝將鄧龍居郟卽此

也在今河南汝州境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解〕尋宋之盟也〔疏〕尋盟未退

○哀十二年傳杜注尋重也疏引少牢有司徹云乃尋尸俎鄭注尋溫也則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溫

之使熱溫舊卽是重義故以尋爲重

季武子伐莒取鄆〔解〕鄆莒邑〔疏〕解鄆莒邑

○春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注莒魯所爭者以其遠副外國故帥師城之成四年冬城鄆九年楚公子嬰齊

帥師伐莒莒潰楚師遂入鄆杜注鄆別邑十六年公還待於鄆杜注魯西邑東郡廩邱縣有鄆城襄十二年季

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鄆楊氏六書故之說春秋有二鄆莒在魯東莒魯所爭東鄆也公待於鄆西

鄆也文公城諸及鄆不聞與莒爭及成公時楚伐莒入鄆則鄆自爲莒邑而四年所城者西鄆也案東鄆杜注

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北鄆城是至西鄆當在山東東平府境莒人告於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解】楚人令尹圍也以魯背盟取鄆故欲戮之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解】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與梁其踁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解】梁其踁穆子家臣衛營也【疏】梁其踁○惠棟左傳補注孫愐曰梁其踁魯伯禽子梁其之後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解】大事盟也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解】苟誠也誠復有如此事者則當復以私貨求免而成私欲私欲成則公義廢矣雖可

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解】必將有循傚我者言諸侯之卿嘗有以貨私免者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法矣【解】貨免之法君子是以患作【解】患作患所作不衷以亂事也作而不衷將或導之【解】衷中也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解】欲殺身以成義不欲求生以害道且罪非我之由【解】由武子也爲戮何害【解】何害於義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解】日中旦至日中也穆子怨其背盟伐莒故不出見之其人曰可以出矣【解】其人穆子家臣曾阜也【疏】解其人至曾阜○以其人爲曾阜據內傳文鄭樵曰鄫爲莒所滅鄫世子巫仕

魯去邑而以曾爲氏巫生阜阜生點點生參事孔子是阜爲曾子之祖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解】武子正卿也是爲國棟言已爲戮魯誅盡矣故曰養吾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解】壓笮也言季氏亡則叔孫氏亦必亡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解】庇覆也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爲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解】晉昭公晉平公之子昭公夷也魯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莒人愬之於晉十三年晉將討魯會於平丘使叔嚮辭魯昭公不與之盟【疏】平丘之會○平丘昭十三年傳杜注陳留長垣縣西南有漢置平丘縣晉廢今河

南開封府陳留縣北九十里有平丘故城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

（解）蠻夷莒也兄弟魯也其執政貳也（解）執政之臣有二心於莒而助之也貳心失諸侯豈唯魯然（解）言不獨失魯也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解）必加毒於人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解）從至晉謝也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解）平子季武子之孫悼子之子意如也時爲上卿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解）患謂見執若如也貳副也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

（解）椒惠伯名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解）宣子晉正卿韓獻子之子起也曰夫盟信之要也（解）要猶結

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解)闕缺也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解)間候也欒氏晉大夫欒盈也獲罪奔楚自楚奔齊傳襄二十三年齊莊公納盈不克秋伐晉取朝歌朝歌晉邑(疏)解朝歌晉邑○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朝歌紂所都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恭曰雅歌定四年傳封於殷墟杜注朝歌也路史國名紀武乙徙朝歌今衛之黎陽衛鎮西二十二里有朝歌城有鹿臺沙丘臺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五里有殷墟橋是其地蓋衛徙楚丘朝歌爲晉所有至是齊復取之晉也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解)賦兵也踦跂畢行無有處人(解)踦跂蹁蹇也(疏)解踦跂蹁蹇也○尚書大傳禹其跳其跳者蹁也鄭注踦步足不能相過也漢書禮樂志跂行畢逮孟康注跂音歧顏注凡有足而行者稱跂行也以從軍吏次於

雝俞【解】處舍也雝俞晉地【疏】解雝俞晉地○襄二十三年傳杜注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水經淇水注淇水又東北流逕之白溝逕雍榆城南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南十八里有雍榆城與邯鄲勝擊齊之左【解】邯鄲勝晉大夫趙旃之子頃子勝也食采於邯鄲左左軍也掎止晏萊焉【解】從後曰掎止獲也晏萊齊大夫【疏】解從後至大夫○從後曰掎者襄十四年傳諸戎掎之杜注掎其足也說文掎偏引也廣韻牽一腳也漢書班固敘傳蔡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晏萊即晏氂萊古音爲氂說文萊蔓華爾雅作釐漢書劉向傳引詩貽我來牟作飴我釐麰是也齊師還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解】非以求遠功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解】密比也邇近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解】極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

國也【解】益謂得晉之助也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解】共敬從也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解】桓子魯正卿季平子之子斯也或云得土如瓦缶狀中有土羊昭謂羊生羊也故謂之怪【疏】季桓至羊焉○孔子世家索隱引家語桓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其中有羊焉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謌襄九年傳其綆缶則汲器也漢書五行志曰魯定公時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近羊祇也羊者地上之物幽于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暗昧不

明之應也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使問之仲
君失其所而拘於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
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解〕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
物測之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
夔蝄蜽〔解〕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或
作獠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或云獨足蝄蜽山精好
斆人聲而迷惑人也〔疏〕木石至蝄蜽○東京賦薛綜注夔木石之怪如龍有角鱗甲光
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甘泉賦李善注引孟康曰夔如
龍有角人面說文蝄蜽山川之精物也淮南王說蝄蜽
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淮南道應訓高
注蝄蜽水之精物也恍惚之物東京賦李善注引漢舊
儀曰顓頊氏有三子已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
居若水為蝄蜽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為小鬼
宣十二年傳杜注蝄蜽水神孔疏引賈逵國語注蝄蜽
罔象言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然則蝄蜽蝄象皆是虛

無當總彼之意非神名也案蝄蜽之名王孫滿已言之與螭魅對舉自是神名故宏嗣不用賈注而從淮南說文諸訓也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解】龍神獸也非所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〻一名沐腫唐云羵羊雌雄不成者【疏】解或云至沐腫○淮南氾論訓水生罔象高注水之精也文選海賦罔兩象暫曉而閃屍東京賦殘夔魖與罔象李周翰注罔象鬼名也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解】康子魯正卿季悼子曾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歜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曰主亦有以語肥也【解】大夫稱主妻亦如之語教戒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問於主【解】說得 一

言可行者對曰吾聞之先姑（解）夫之母曰姑沒曰先姑

（疏）解夫之至先姑○韋解所引爾雅釋親文也說文姑夫母也威姑也釋名夫之母曰姑亦言故也沒稱先姑者晉姜鼎銘云余惟嗣朕先姑是也

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解）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解）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也以露睹父為客（解）睹父魯大夫客上客也禮飲尊一人以為客（疏）解客上至為客○客上客也者襄二十三年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杜注為上賓是也

為羞鼈焉小（解）羞進也（疏）羞鼈焉小○爾

雅釋言羞進也儀禮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下文言祭養尸饗養上賓則賓祭之二羞當同小雅炰鼈膾鯉大雅炰鼈鮮魚皆天子大夫之養賓之事則諸侯大夫亦得用也

睹父怒〔解〕怒鼈小也相延食鼈〔解〕延進也衆賓相進以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解〕此睹父詞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解〕先子先舅季悼子也〔疏〕解先子先舅○爾雅釋親婦稱夫之父曰舅沒則曰先舅稱先舅為先子者從其夫而稱之也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解〕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宴之禮養上賓也鼈於何有〔解〕於何有猶何禮有鼈也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後之〔解〕辭請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解）如之也康子在其朝（解）自其外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解）入康子之家康子辭於朝而入見（解）辭其家臣入見敬姜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解）得無有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解）言與百官考合民事於外朝也（疏）天子至外朝○外朝聽朝也卽秋官朝士所掌之外朝也江永曰先鄭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小司寇注亦因之謂外朝在雉門外康成朝士注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此為定說則謂在雉門外者非也聽朝者鄉士遂士縣士等所謂職聽於朝訝士所謂四方之獄訟故曰眡四方之聽朝家宰贊之王親往而會其期三訊三詢皆在焉小司寇與朝士所掌是也三詢之見於經者般庚出言登進厥民大王屬耆老而告詢國遷也僖十五年陰飴甥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以卜貳圉詢立君也定八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報

晉哀元年陳懷公朝國人問欲與楚欲與吳詢國危也故言合民事於外朝也合神事於內朝【解】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疏】合神事於內朝○內朝在路門內者燕朝也夏官太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文王世子注亦言內朝路寢庭明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故知諏日筮尸之類亦當謀之於內朝也也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謀之於路門內者行之於雉門外故言合神事於內朝也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解】外朝君之公朝合家事於內朝【解】家大夫也內朝家朝也【疏】合家事於內朝○禮玉藻揖私朝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襄三十年傳指自朝布路而能是大夫有內朝也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解】寢門正室之門上下天子以下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解】庀治也皆非吾

所敢言也（解）外朝至敢言○皆指外朝內朝也上注指康子在其朝爲外朝別乎內朝而言也則卿大夫家自有二朝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解）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干季孫之怒也（解）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爲大宗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亾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解）僮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居吾語女（解）居坐也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解）墝确爲瘠（疏）○解墝确爲瘠呂氏春秋任地篇棘者欲肥肥者欲棘高注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欒欒言羸瘠也文選西京賦呂向注瘠瘦也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解）瘠土利薄又勞而用之使

不淫逸不淫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解)民勞於事則思儉約故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解)沃肥美也不材器能少也(疏)解沃肥美也○沃肥美也者管子地員篇五沃之土成六年傳服虔注土平有溉曰沃襄二十五年尚疏沃底平而美者是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解)善心生故嚮義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解)禮天子於春分朝日示有尊也虞說云大采袞織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韶謂禮玉藻天子元冕以朝日元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袞織也周禮玉藻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

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修其事也〔疏〕解禮天至有尊○周禮典瑞鄭注天子常春分朝日疏引祭義云祭日於東玉藻云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又覲禮春拜日於東門之外尚書大傳卽春迎日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於郊益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以王者至尊猶朝日夕月況民得不事君乎故云示有尊也○解虞說至謂此○大采褒纖也者此据大戴禮四代篇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之文故孔廣森補注亦云盛服袞冕服然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而不言朝日而元冕朝日玉藻具有明文元冕一章在希冕之下故玄冕不以當大采也云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者春官典瑞注繅讀藻率之藻藻是水草之文故讀從之注又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五就五五币也一币爲一就疏云下言二采一就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注則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畢行言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等異○解言天至地德○周禮大宗伯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先鄭司農云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奢侈故以和樂防之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如齊性舒緩楚性急悍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之陽德案昏義天子理陽道陽事不得責見於天日爲之食則側川所修正指地產之陽德而一道德同風俗者莫大於齊土地之性則移風易俗之說得之

日中考

政與百官之政與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解〕宜徧也序次也三君云師尹大夫官也掌以媺詔王惟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

一曰師尹公也詩云赫赫師尹〔疏〕解宜徧至赫赫師尹○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

行以事師長宗此則數教之官而非承政之官況師氏之稱師尹不見於繹則三君之說非也宏嗣又引一曰師尹公也詩云赫赫師尹案節南山毛傳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太師尹氏既爲人之氏不得爲遍稱之官名周初太公爲太師亦稱之爲師尹乎則或說亦非也師之訓爲眾从阜从帀帀以人而阜爲眾之義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梓材司徒司馬尹旅立政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又酒誥庶尹孔疏以眾正釋之則上而六卿下而一府一氏之長皆得名尹以惟旅包之宏嗣又云牧州牧也相國相也案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言入者不常在也商頌龍旂十乘箋言八州大國及二王之後然助祭時或有至者非一時齊至豈有舍其屏藩之職越俎而謀王朝之政乎周官具在並無以相名臣者隱五年公羊傳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何注相助也則相非官名月令命相布德和令相之官始見於經然此泰制非周制豈得引以釋敬姜之語蓋牧養也相助也言庶尹及眾士於王養民之事當共爲贊助之而旬宣次第之以布於天下也

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解】夕月以秋分糾共也虔

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此因夕月而共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

疏解夕月至三采○春官典瑞注天子秋分夕月疏引祭月於西故知秋分夕月也少采黼衣也者此据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之文然小雅元衮及黼天子以之錫諸侯玉藻唯君有黼裘諸侯以之誓秋獮均不間用以夕月也賈公彥曰三采朱白蒼也案元黃爲天地之色故非大采不敢用也○解載天至妖祥○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爾雅釋天唐虞曰載釋名云載生物也書疏引孫炎爾雅注載取萬物終而復始太史正歲年故曰司載蓋三代曰年二帝曰載也韋解以載爲天文未知何本云馮相保章與太史相儷偶者月令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宿候何不得過差也疏引周禮注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

視天文之次第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雖俱掌天文共事不同相與止宿配偶共齋祭何候粢焉相與保章相儷非焉相保章與太史相儷也太史下大夫焉相保章皆中士皆其所屬故以司載之事統歸太史也

曰

八監九御使潔奉郊禘之粢盛（解）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宮主粢盛祭服者（疏）曰入至粢盛○桓十四年穀梁傳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注三宮三夫人也諸侯三宮天子六宮古者后宮藏種生而獻之鄭康成內宰注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且以佐王耕事共郊禘也及帝籍之收藏於神倉則有王后親春之禮蠶如天子之三推而春人終春之事爲九御即九嬪凡祭祀贊玉齍舉九御以包后夫人也春官肆師注齍六穀也則六穀總爲齍天宮甸師注粢稷也牲以稷爲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爲諸穀之總名六穀皆爲器之實故曰器實曰粢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是已盛於器也

而後即安（解）即就也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解）業事也命令也

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解）典常也刑法

也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解)儆戒也工官也慆慢也卿大夫朝考其職(解)在公之官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解)序次也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解)庀治也士朝而受業(解)受事於朝晝而講貫(解)貫習也夕而習復(解)復覆也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解)憾恨也凡此者先公後私之義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解)晦冥也王后親織元紞(解)說云紞冠之垂前後者昭謂紞所以懸瑱當耳者(疏)解說云至當耳○詩齊風著鄭箋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桓二年傳杜注紞冠之垂者孔穎達曰紞織線為之若今之絛繩絛必雜色而獨言元者以元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紞元色也是宏嗣用鄭箋義也公侯之夫人加之

以紘綖〔解〕既纚笄又加之以紘綖也冕曰紘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下結綖冕上之覆也〔疏〕解冕曰至之覆○桓二年傳孔疏紘纓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與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鄭康成云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弁冕皆有笄故用紘綖冠上覆也者冕以木為幹以元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知其色用元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續麻三十升布以為冕即是綖也鄭康成玉藻注延冕上覆也是也

鄉之內子為大帶〔解〕鄉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繒帶也〔疏〕解鄉之至繒帶○鄉之適妻曰內子者僖二十四年傳趙姬請以叔隗為內子是也大帶繒帶也者玉藻云大夫以元華華黃也以素為帶飾之外以元

內以黃也**命婦成祭服**【解】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元衣纁裳【疏】命婦成祭服○詩小雅疏言大夫助祭服元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即祭服為元冠緇布衣素裳今韋解指祭服為元衣纁裳是孔疏與韋異義矣**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解】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元端委貌【疏】列士至朝服○周禮司服眡朝則皮弁服注眡朝眡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諸侯視朝君臣同服之天子亦當君臣同服故士亦皮弁素積也諸侯之士朝服元冠緇布衣素裳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可據今云元端則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而非素裳韋解與周禮注異矣**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解】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疏】庶士至其夫○詩大雅疏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注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

則亦府史之屬韋解云下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則各衣其夫則夫之所服妻悉為之也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則為紞又為紘綖也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為祭服又為朝服皆下兼上也貴者之所為少賤者所為多故庶士以下夫衣悉為之也

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解 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 疏 社而至獻功○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注祭社者土方施生也春分天地和同東作方殷故賦農桑之事冬祭曰烝者恆七年公羊傳冬曰烝何注薦尚稻雁烝衆也氣盛貌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是時百物成熟可以考察勤惰故獻五穀布帛之功

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解 績功也辟罪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 解 下位下大夫也朝夕處事猶

恐忘先人之業解處事處身於作事也況有怠惰其何
以避辟解上言懲則有辟故言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
修我曰必無廢先人解冀望也而汝也修儆也爾今曰
何不自安解欲使我不績而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
穆伯之絕祀也解承奉也以是怠惰之心奉君官職無
以避辟將見誅絕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解志識也
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解祖父昆弟之
妻康子往焉䦱門與之言解䦱闢也門寢門也皆不踰
閾解閾門限也皆二人也敬姜不踰閾而出康子不踰

閾而入傳曰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是也（疏）解閾門限也○說文閾門榍也繫傳云榍所以爲限閾僖二十二年傳疏閾門下橫木爲外內之限也閾亦名梱曲禮外言入於梱是也

不祭悼子康子與焉（解）悼子穆伯之父敬姜先舅也與與祭也酢不受徹俎不宴（解）禮祭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畢徹俎又不與康子宴飲（疏）解禮祭主親受○韋解謂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是以敬姜爲主人而受酢也案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並以主祭者爲主人主祭者之妻爲主婦名稱不同及待牲篇鄭注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祭悼子之時穆伯爲主人敬姜爲主婦穆伯卒則文伯爲主人文伯之妻爲主婦敬姜非主人安得有受賓酢之理有司徹篇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酳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位及拜則此傳所言酢不受是尸酢主婦並非賓主人不親受者卽少牢饋食所謂奠爵於籩是也○解醋祭主

畢至宴飲○儀禮有司徹云上大夫既正祭於室即賓尸於堂是正祭之末有餕無宴少牢饋食祝告利成尸設祝先尸從遂出於廟門祝反復位於室中主人亦入於室復位祝命佐食出肵俎降設於堂上阼階南即此傳所言徹俎也傳文先言徹俎而俊言繹故知在正祭之未少牢饋食又云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上佐食酳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上餕親嘏主人送乃退同日即有賓尸之事無所謂宴也楚茨備言燕私是天子之禮與大夫不同不得舉以釋此況祭之日有賓長有賓弟子有長兄弟有兄弟之子即令有宴安得獨舉一康子言之傳言康子與言康子親兄其不受不宴不繹諸事耳宴義當訓安詩楚茨諸宰君婦發徹不遲徹以疾逮爲敬禮器孝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不敢宴安言無跛倚之弊而合禮也

宗不具不繹（疏）繹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爾雅謂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繹者通言之也賈侍中云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不

其謂宗臣不具在則敬差不與繹也【疏】解繹又至與繹○儀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鄭注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賓尸禮崇也儐尸則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爾雅釋天繹又祭也何休公羊注禮繹祭明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邵晉涵曰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繹言其事繹昨日祭禮則無有致敬儐之至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繹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繹卽賓尸也宗宗臣主祭祀也者周禮春官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不具不備其入猶襄二十九年傳二稱不具之類不繹謂不敢舉賓尸之禮也

繹不盡飫則退【解】說云飫宴安私飲也昭謂立曰飫坐曰宴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疏】繹不盡飫則退○飫玉篇食多也廣韻飽也饜也儀禮有司徹乃羞庶羞於賓兄弟內賓及私

人鄭注房中亦旅其始主婦舉觶於內賓遂及宗婦是饗尸時有主婦及宗婦內賓飲酒之事不盡飲則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宏嗣指飲為飫禮案詩伐木儐爾籩豆飲酒之飫毛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鄭箋私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此天子有圖度大疑而特舉之典非儐尸時常行之禮章解與詩毛傳異義也

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解〕室妻也〔疏〕解室妻也○室妻也者士昏禮吾子有嘉命既室某也昭元年傳將使豐氏撫有而室是也

饗其宗老〔解〕家臣稱老宗宗人主禮樂者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屬其宗老曰祭我必以芰〔疏〕饗其宗老○禮王制疏引崔氏曰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爲獻數取敬畢而已家臣稱老者襄二十一年傳欒氏之老州賓哀十五年孔氏之老欒甯是也宗人主禮樂者春官家宗人掌家禮依引屈到屬宗老之事以證之

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解〕綠

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之所善也〔疏〕綠衣之三章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綠衣四章之辭顧炎武謂章解誤引顧說是也綠衣毛傳綠間色鄭箋綠當作褖鄭注內司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詩疏謂諸侯之妾有褖衣故假失制以諭僭今此傳無此義無庸破綠爲祿也

老請守龜卜室之族〔解〕守龜卜人也族姓也師亥聞之〔解〕師亥魯樂師之賢者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解〕賈侍中云男女之饗謂宴相饗食之禮不及宗臣昭謂卽上章所謂徹俎不宴是也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解〕虞唐云不過宗人則不與他姓議親親也昭謂此宗人則上宗臣也亦用同姓若漢宗正用諸劉矣凡時男女之

饗不及宗臣至於謀宗室之事則不過宗臣故敬姜欲室文伯而饗其宗老賦詩以成之也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解〕不犯不犯禮也微而昭詩以合意也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解〕合成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解〕辱自屈辱共奉先人之祀者請無瘠色〔解〕毀瘠之色無洵涕〔解〕無聲涕出爲洵涕也〔疏〕無洵涕補音本引○賈逵國語注洵彈也文選王仲宣七哀詩李善注引作無揮涕又引王肅國語注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

無掐膺【解】掐叩也膺胸也【疏】無掐膺○掐叩也者馬融長笛賦掐膺擗膺摽膺胷也者史記趙世家大膺大胷修下而馮禮問喪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是婦人有叩胷之事無瘠容有降服無加服【解】輕於禮爲降重於禮爲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解】言處女之知不如婦童男之知不如丈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解】公父季氏之別也知也夫者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乃反勸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知故曰知也夫【疏】仲尼至知也夫○宋庠曰今案仲尼表公父文伯之母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其意以爲女與童皆未成人之時其知莫如成婦與爲丈夫之後耳末乃歎而結之曰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此是歎美之辭則夫字當爲扶韋氏乃解云此丈夫之

習疑非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本旨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解】哭謂既練之後哀至之哭也此夫子之喪哭不相及終言之耳禮寡婦不夜哭遠情欲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解】上下有章夫朝子莫也

吳伐越墮會稽【解】會稽山名墮壞也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吳圍而壞之在魯哀元年【疏】吳伐至會稽○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鄭注會稽在山陰疏引史記夏本紀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傳曰禹到越望苗山會諸侯爵有德封有功者更名苗山曰會稽山地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傳曰有一羣鳥游田焉水經浙江水注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茅山又曰

棟山越絕云棟猶鎮也益揚州之鎮矣山形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玦石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山路史後紀注引中茅傳云禹詣鍾山行九眞晉灼言會稽茅山是矣案棟與鍾音相近茅與苗音相近耳水經河水注禹合諸侯大計東治之山因名會稽則此山又本名東冶矣又哀十年傳禹會諸侯於塗山水經淮水注塗山有會稽之名此壽春之會稽而非山陰之會稽也後漢郡國志會稽郡山陰縣引越絕曰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吳越春秋曰句踐築城已成怪山自至是山之上句踐築城以拒吳也墮壞也者漢書異姓諸侯王表隳城銷刓應劭注壞其堅城是也獲骨焉節專車【解】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疏】解骨一至專擅○文選江賦李善注引賈逵國語注專滿也郭璞江賦洪蚷專車呂向注獨充一車故曰專車吳子使來好聘【解】吳子夫差也好聘修舊好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解】發所爵幣於魯大夫次及仲尼也

爵之飲之酒也既徹俎而宴【解】獻酬禮畢因徹俎而宴飲也【疏】既徹俎而宴○儀禮公食大夫禮雍人以俎入陳於鼎南又云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又云上大夫八豆八籩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其大夫相食唯親戒速以下諸禮節其牲器則皆準公食大夫禮故得有俎王制周人修而兼用之皇侃云先行饗次燕次食一日中行兼三事是食與宴一日得兼行故仲尼之禮吳使亦先行食禮食禮畢則徹俎而行宴禮也客執骨而問【解】因執俎之骨以問也【疏】解因折至以問○宣十六年傳宴有折俎杜注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孔疏謂宴飲殽烝其數無文若祭祀體解特牲饋食有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若大夫則十一體加脡脊代脅少牢云皆二骨以竝則十六體中每體有二骨又公食大夫禮膳宰設折俎注引鄉飲記曰賓俎脊脅肩肺則所執者即脊脅之二骨也曰敢問骨何爲大【解】凡骨何者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

之山【解】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疏】昔禹至之山○漢書郊祀志張晏注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也顏師古注曰山川之守謂對山川之神合主祭祀也史記封禪書索隱引韋昭云黃帝時萬國以其修神靈得封者七千國或爲七十國樂彥云以舜爲神明之後封嫡滿於陳之類是也五帝本紀正義引孔文詳云宋末會稽修禹廟於廟庭山土中得五等圭壁百餘枚形與周禮同皆短小此即禹會諸侯於會稽執以禮山神而埋之其壁今猶有在也防風氏後

至禹殺而戮之【解】防風汪芒氏之君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爲戮【疏】解防風至君名○說文鄋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在殷爲汪芒氏路史國名紀注引吳興記云吳興西有風渚山一曰風山有風公廟古防風國也下有風渚今在武康東十八里天寶時改曰防風山路史後紀注引任昉云吳越防風廟其神龍首牛耳連眉一目足長三丈南人姓防風氏即其地皆長大越人祭之奏防風樂截竹三尺吹之如犬嗥之聲三人披髮而舞其骨節專

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解】山川之守主爲山川設者也足以紀綱天下爲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疏】山川之靈○文選李善注引曾子曰陰之精氣爲靈故言能興雲致雨也社稷之守爲公侯【解】封國立社稷而令守之是謂公侯也【疏】社稷至公侯○隱元年公羊傳注引春秋說周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公正無私侯之言候候逆順兼伺候王命矣案伯子男亦爲社稷之守獨言公侯舉尊以包卑也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解】汪芒長狄之國名也守封嵎之山者也【解】封封山嵎嵎山在今吳郡永安縣【疏】解封封至安縣○路史國名紀注引吳興記云禺山在風渚山東二百步說文作禺寰宇記云以禁樵采曰封山山

東南二十里有禺山後紀注引寰宇記嵎山在武康東南三十里輿地記古防風氏之都史記孔子世家集解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爲武康縣今屬吳興郡爲漆姓解漆姓汪芒氏之姓也疏爲漆姓○漆孔子世家作釐索隱曰釐音僖家語云姓漆蓋誤系本無漆姓路史國名紀釐僖也黃帝之宗案晉語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有僖姓則防風氏蓋黃帝苗裔也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解周世其國北遷爲長翟也疏於周爲長翟○文十一年穀梁傳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得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今爲大人解今孔子時疏今爲大人○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王肅國語注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淮南時則訓自碣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呂氏春秋舜爲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案舜時不名大人呂不韋据周末之名也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解僬僥西南蠻之別

名【疏】解僬僥至別名○淮南墜形訓西南方曰僬僥太平御覽引淮南高注焦僥人長三尺衣冠帶劍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括地志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卽焦僥國其人穴居也說文南方有焦僥人長三尺短之極山海經海外南經注引詩含神霧從中州以西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九寸其地太遠殊不足信

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解】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疏】解十之至風氏○尚書大傳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顧炎武曰長三丈亦未可信考工記曰戈秘六尺有六寸假如長三丈之人富父終甥何由得以戈摏其喉邪徐養原曰據內傳說防風眞長二丈何則軹崇三尺三寸加軫與轐爲四尺也人長八尺戈柲六尺六寸人頭之長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今僬以戈摏其喉則長翟之長數可以縣見穀粱及諸傳未可深信咨問人長之極幾何泛問以人長非問防風氏也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容有長於防風者然以理斷之亦不過三丈而止故曰其長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解〕隼鷙鳥今之鶚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爲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也〔疏〕解隼鷙至而死○漢書五行志顏注隼鷙鳥今之鶚也說者以爲鷂失之矣史記蘇秦列傳正義隼若今之鶚也其說與顏合孔子世家正義引毛詩義疏鷂齊人謂之鷙正或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今韋解云隼今之鶚案史記李將軍列傳索隱引服虔云雕大鷙鳥也一名鷙又引韋昭云雕一名鶚案史記既以鶚當雕不得又以鶚當隼則解中鶚字或當作鶚字陸璣草木疏楛木莖似荊而亦其葉如蓍砮鏃也者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孔安國曰砮石中矢鏃僖九年傳孔疏引賈逵注八寸曰咫是韋用賈義說文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楛矢貫之者宣六年傳以盈其貫劉炫据梅賾泰誓商罪貫盈以爲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則貫謂洞胷徹脈也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解〕惠陳哀公之孫悼

大子之子吳也館仲尼所舍【疏】解惠公至子吳○漢書五行志引史記魯哀公時隼集陳庭而死陳閔公使使問仲尼顏注閔公名周懷公之子史記孔子世家索隱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惠公名周於魯昭元年立四年卒又系家滑公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滑公為是史記陳杞世家懷公卒於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滑公滑公六年孔子適陳又閔公亦名周左傳孟子並同故顏監遂之特與史記異耳

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解】肅慎東北夷之國故隼來遠矣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疏】解肅慎至北土○漢書五行志臣瓚注肅慎東北夷昭九年傳杜注肅慎北夷在元菟北三千餘里疏引書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又引韋昭國語注肅慎東北夷之國去扶餘千里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慎也在京東北萬里已下東及北各抵大海其國南有白山鳥獸草木皆白其人處山林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至接九梯養豬食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貴勇力善

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靑石爲鏃淮南墬形訓高往一曰肅敬也愼異也閻若璩曰肅愼內傳稱爲周北土書序謂在東韋昭則曰在東北子案之其地卽今寧古塔謂東者是也予留京師久遇有從寧古塔來者詢其風土云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榆樹松樹枝旣枯墜入江爲波滾所激盤不知幾何年化爲石可取以爲箭鏃愉化爲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巔之險及黑松林徧生楛木可取以爲矢質堅而直不爲燥溼所移又在烏日海東靑卽隼也子固請得一石砮以歸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解】九夷東夷九國百蠻蠻有百種也【疏】解九夷至百種○後漢書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詩大雅韓奕毛傳百蠻蠻服之百國也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解】方賄各以其所居之方所出貨賄爲貢也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

後人使永監焉解監視也故銘其括曰肅愼氏之貢矢解刻曰銘括箭羽之間也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解分予也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虞遏父之子胡滿也諸之也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解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疏古者至展親○書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解玉謂至之璜○定四年傳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杜注美玉曰璜疏夏后氏所寶列代傳之知美玉名也哀十四年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則璜非一也周禮大宗伯鄭注半璧曰璜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疏分異至忘服○史記孔子世家集解引王肅國語注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書傳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解陳嬀姓也君若使有司求之故府其可得

也【解】故府舊府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解】櫝匱也金以金帶其外也如之如孔子之言也【疏】使求至如之○漢書五行志顏注得昔所分之矢於府藏中

齊閭丘來盟【解】閭丘齊大夫閭丘明也初齊悼公在魯取季康子之妹及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不敢予也齊侯怒伐魯魯與齊平齊使閭丘明來盟公在魯哀八年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解】景伯魯大夫子服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也宰人吏人也陷猶失過也如有失過猶近於恭也閔馬笑景伯閔之【解】馬父魯大夫也對曰笑吾子之大也【解】謂驕滿

笑吾下之大○宋公序補音本大下有滿字明道也【疏】本無滿字徐養原曰下文言其滿之甚也故韋卿以滿釋大此以後注前也哀十三年穀梁傳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與此傳大字同訓苷正

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解】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太師樂官之長掌教詩樂毛詩敘曰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於孔子又亾其七篇故餘五篇耳【疏】解正考至餘五○家語宋湣公生弗父何以國讓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防叔奔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考父爲孔子七世祖故曰孔子之先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律六同爲之音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八音此

大師掌教詩樂之事孔穎達曰周大師得有商頌者周
備六代之樂故也詩譜商者契所封之地世有官守十
四世至湯伐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有高宗者此三
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故時有作詩頌之者則頌作於商
世明矣乃宋世家襄韓詩之說謂宋襄公修行仁義欲
爲盟主正考父美之作商頌案昭七年傳言正考父佐
戴武宣則考父歿於宣公之世更閟穆九年殤十一年
莊十九年湣十一年桓三十一年而襄立距考父之卒
已八十餘年安得有美襄之事周禮大師鄭注頌之言
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史記宋世家自微子至
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
也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散亡猶存此詩之本考父恐
其舛繆故就太師校之案檢閱曰校漢書藝文志成帝
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是也以那爲首者
詩序那祀成湯也疏頌之者皆在崩後經稱湯孫纂以
湯孫爲太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案湯以旆鉞伐桀未
追文治伊尹相太甲功成作樂那序云祀成湯可知無
先那者故知太師以那爲首自正考父至孔子父亡其
七篇者宋世家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是
考父當宣幽之世至敬王三十六年孔子反魯正樂中

閔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十二世簡編殘闕故錄詩之時得五篇乃列之以備三頌也其輯之亂解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疏其輯之亂○離騷經王逸注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旨總撮行要也漢書揚雄傳顏注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也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解恪敬也先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專創之於己乃云受之於先古也疏自古至有恪○詩疏此助祭之法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王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故此嘉客依禮來助祭其儀溫溫然而恭敬早朝夕在於賓位其執事薦饌則有恭敬蓋恭莫大於賓祭故爲父以承祭祭之敬爲見賓者通之也先聖王之傳

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解】此其不敢專也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解】驕爲滿恭爲謙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解】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言恭王能覆庇之故爲之恭也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解】恭王楚莊王之子也知其過者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亡楚國之師若沒請爲靈若厲子囊曰君實恭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疏】解恭王至從之○此約內傳語以成文杜注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劉向新序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

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不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此與內傳知過語可相互證今吾子之教官寮(解)唐云同官曰寮昭謂此景伯之屬下寮耳非同官之寮也同寮謂位同者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解)失道尙爲恭如其得道將何爲乎

季康子欲以田賦(解)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耳(疏)季康至田賦○漢書刑法志顏注田賦者別計田畝及家財各爲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煩斂重也惠士奇曰小司徒及鄉師頒六鄉之比法車輦發其數

馬牛辨其物備關之而已非籍而賦之司馬法邨出牛
三頭馬一匹何出長載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此即存
秋所謂田賦古者馬牛車輦皆謂之賦轄使邨甸出之
乖傷民力故春秋書之曰用田賦校之初稅畝爲更甚
矣何以知之以未用田賦時知之三軍作而三子各毀
其乘如依司馬法則乘者甸之出也奚爲毀之且甸出
車一乘故甸讀爲歟其訓爲乘則是毀其乘者毀其甸
也毀其乘則可毀其甸則不可毀其甸是壞非田之法
先裔鞅而決裂阡附也以是知何出一乘之說非也白
魯用田賦始也顏氏以爲田本有賦止一馬三牛令則
倍之惠氏則謂甸本無賦至是令之出賦案傳言魯用
田賦不言曾用甸賦田與賦縣爲兩事況內傳言季氏
擇二二子各一江永錢大昕並謂素在軍籍之卒乘者
若民之爲農出田稅者仍歸之君故哀公言二吾猶不
足是三家毀乘之人井毀乘之車犢馬牛也安得毀其
乘者毀其甸也哀十一年穀粱傳范齊解古者九夫爲
井十六井爲邨邨賦之法因其出財通共出馬一匹牛
三頭令別其用及家財各出此賦內傳孔疏云貢迷以
爲欲令一井之閒出一邨之稅則多於常十六倍非民
所能給且直云用田賦何知使井爲邨也舊制邨賦之

法田之所收及家內一資財并共一馬三牛今欲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邱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爲所出倍於常也舊田與家資同賦今欲別賦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其說並與顏師古合

使冉有訪諸仲尼〔解〕冉有孔子弟子冉求也爲季氏宰康子欲加賦使訪之也仲尼不對〔解〕以其非制也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解〕制土制其肥磽以爲差也藉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六十還田也砥平也平遠近遠近有差也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也〔疏〕解制土至還田○制其肥磽以爲差也者漢書食貨志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

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此謂平
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濱鹵之地各以肥
曉多少爲差藉田謂稅也者漢書賈山傳什一而籍顏
法藉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曰爲簿籍而稅之食貨志民
受田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也顏
往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工商虞衡雖不懸
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虞衡取
山澤之材産也三十受田百畝周官遂人及孟子並同
唯二十受田五十畝兩經皆無其文玄嗣葸指二十者
爲餘夫桑餘夫有二科周官載師鄭注引班氏食貨志
殷民戸一人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
賈疏遂人職夫一壓田百畝餘夫亦如之此餘夫受田
如正夫之比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者不同彼餘夫是
未娶妻此爲已娶妻而壯者也準遂人之餘夫則當百
畝準孟子之餘夫則當二十五畝乃云五十畝不知其
所据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還田與班氏食貨志文同
○解砥平至十二○周官載師疏近郊十一者郎經宅
田士田賈田任在近郊者同十一而稅也遠郊二十而
三郎經官田牛田賞田牧用任違郊之地同二十而稅
三也何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郎經公邑之田任甸地

以下至任畺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也江永曰取民不過什一然力役先取諸近者多而遠者少其勢不得不然益遠民之賦以補近民之力政乃均平耳

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解）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疏）解里廛至為差○周官廛人掌斂廛布鄭注廛布貨賄諸物邸舍之稅賈疏謂在行肆官有邸舍人有貨物於中使之出稅故云廛布案此布司市征之廛人斂之蓋古者官置邸舍以居賈謂之廛賈積貨於廛而官收其貨直若今時賓人授屋於人而取其屋租者征其廛不征其貨故孟子曰廛而不征宏嗣謂計其利入多少量其財業有無則是征其貨而非征其廛矣孟子之言正與此傳孔子語合豈有孔孟所述而非周公之制者乎○解周禮至而五○周官載師注引鄭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闤少利也賈疏後鄭以廛里既為民宅則此國宅

非民宅是以爲官府治事處解之廛則五畮之宅在國中孟子云五畮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也園則百畮田畔家各二畮半以爲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也漆林之稅特重者以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王聽麟曰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摰臣成諫防者廝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王說足補買義

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解）力謂征役以夫以夫家爲數也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疏）解力徭至復除○周官載師夫家之征惠士奇曰凡民有夫則有家夫出口泉故曰以夫名家給徭役故役以家名夫帀者一口之夫家征者一夫之家有施舍唯賢能老疾貢者服公事者而平民不舍爲故使之出三日二日一日之力征而田與追胥輕移執事亦在竭作之列所謂唯爲祉田國人邪作是也淮南精神訓繇者揭鑁注踰役也令河東謂洽道爲繇道則徭郎役也老幼則有復除者漢書食貨志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則老自七十以上幼者十歲以下高帝紀十一年令豈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七年令民産子復勿

事二歲顏注勿事不役使也此皆復除之事但高紀所言者非常之恩故凡民咸服此傳所言國有常與故以老幼為限也於是有鰥寡孤疾(解)又議其鰥寡孤疾而不役也疾廢疾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解)徵徵鰥寡孤疾之賦也已止也無軍旅之出則止不賦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解)其歲有軍旅之歲也缶庾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六百四十斛也(疏)解缶庾至曰庾○儀禮聘禮記十六斗曰籔鄭注今文籔為逾疏云逾即庾也考工記庾實二穀鄭注穀受斗二升則庾實二斗四升與儀禮疏異姜上均曰籔音叟與庾字文異音異數異何得妄以籔為逾鄭注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籔者則其量非即為庾明甚且云今文籔為逾則逾非即庾又明矣疏乃牽云逾即庾也而六庾有二注左傳杜注

庾爲十六斗考申豐僖蒿斆以粟五千庾當是二斗四
升之庾共千二百斛若十六斗爲庾當八千斛則氏有
止錫百兩而賄蘄反至八千斛且爲之請後於高睢據
是理乎自論語包氏注誤疑庾爲逾而爲十六斗之說
何晏杜預賈公彥皆因之徐養原曰包氏注論語木今
禮戴說言非無稽先鄭注陶人云穀受三斗然則庾莒
二般爲六斗亦足带一說梓人爲飲器一獻三闕則一
豆豆當爲斗先鄭意旅人之豆亦讀爲斗依以穀爲三
斗又讀穀爲斛云聘禮記行穀今考聘禮記云十斗曰
斛十六斗曰逾逾既同庾則穀亦同斛至斗數多寡各
與記者各逝所聞耳○解十庾至曰當○儀禮聘禮記
言十籔曰秉並米淸十庾曰秉況聖人明言秉芻是芻
數非米數也米可以斗計芻不可以斗計詩大田疏穧
者禾之誦而末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莒
注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來易之間刈
稻聚把行名爲筥者彼注言此秉者以對米秉爲與故
字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與禾之秉乎把耳筥謂
一濟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
耳米之筥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以別之齡案傳言秉
禾則當從禾數不當從米數宏嗣引米數以解芻字似

與傳義未合○解十筥至十斛○儀禮聘禮記十筥月
稯十稯曰秏四百秉為一秏注一車之禾三秏為下二
百秉三百筥三十稯也古文稯作稯秦四百秉曰秏則
四十秉為一稯四秉為一筥是從禾數言之也徐大椿
曰親見西漢時六升銅器容今時一升二合則一秉禾
所有之穀在今量之約得六合在古量之約得三升是
一千二百秉禾為稯止得古量三十六斛安得六百四
十斛之多蓋宏嗣沿論語包莊十六斗為庾之說故以
一百六十斗為秉六百四十斗為筥六百四十斛為稯
也莊子則陽篇是稯稯者何為者耶注稯聚也則稯當
指禾言不當指米傳言禾以稯計務以秉計米以缶
計也非謂一升所出之全數止一稯一秉一缶也先

王以爲足（解）足供用也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

之藉矣（解）藉田之法周公所制也若欲犯法則苟而賦

又何訪焉（解）苟苟且也時康子不聽哀公十二年春辛

用田賦

國語正義卷第五終